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宋

徽宗皇帝

神宗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乃用其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言請鑄當十錢

山鑄錢人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謂得昔人召納天下亡命即議者多言非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

時京又以河東運判洪中孚言遼夏以中國錢鐵為兵器若離以鉛錫則脆不可用乃改鑄夾錫錢即令許天

啓推行其法每夾錫錢一折銅錢二至大觀元年乃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諸路先是錢制有銅有鐵折二折

命方士魏漢津本蜀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 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

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感其說制作營造之事漸興至是京客劉昂字子蒙人為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

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漢津謂禹用左手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

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乃取帝指三節三

寸為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

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泰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于范鎮窺見

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于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信也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大內災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

國字賓老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

多見其不知量也

司未有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復鄯廓州注見前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度留後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本河東將左

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噶爾川在西寧府西寧縣西源出邊外東北流入湟河宋史地理志宗水南有宗谷口後記曰宗哥因以名城羌置陣臨

宗水倚北山希卜薩羅桑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彊弩迎

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希卜薩羅桑宋史

省文作羅撒今增訂後同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計希卜薩羅桑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

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其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刺什鈞稜節舊作洛施軍今結今改以眾降

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起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做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

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

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

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請開學廡使都人縱觀

置書畫算學書學習篆隸注見前草漢黃門令史游解數隸體作三體明說文漢許慎字說即王安石雅郭博雅

憲撰方言漢揚雄撰其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書學以不倣前人

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上算學以九章算術也周公所作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少周髀益

天之說周公受之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併厯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

周髀解股也服者表也見晉書天文志

王安石以學術

文其堅為強民

誤國實為多教

罪人乃竟以之

配享廟庭位躋

十哲之右讀理

發發莫此為甚

且未幾而追封

王爵並以狂躁

險狠之王雲從

祀兩廡其相明

季之議以魏瑞

配享相去蓋無幾矣

其取士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

未幾即罷

重定黨人刻石朝廷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

今母得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

字彥修宣州南陵人

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

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祭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

字輿亭人

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諉且謂將在元

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祭京黨也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聖中祭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

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

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重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

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歲

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祭京當國始求美財以供侈費于是以其姻家胡

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不能增糴

儲積漸空而輸般之法壞

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祭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

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新法同為民害

宋徽宗皇帝

宋徽宗皇帝

而王安石止于不恤人言猶未京之徇私專利也

京下弟兄用心巧詐略同官寺之不可典兵非卡獨明而京獨味蓋京特創其說以為希龍之由而下即借其說以為指摘之計正不得以一言偶中必是卡而非京遂從而定其優劣即其骨肉之間傾軋已如陌路又安望其利人家國耶

是歲大蝗。

以陶節夫字子禮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祭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

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益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

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略五路州生蕃納土得邦豐潘

三州計二十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于是本路經略胡宗四等俱進秩然所奏實皆誕妄邦州地在

今四川松潘衛豐州注見前潘州宋初吐蕃巴喇濟地故名松潘衛舊有上中下三潘州路機沈岷今漳

即故下潘州地

配四年春正月祭下罷下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凡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

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下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于帝前詆下下求去遂出知河

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三月王江蠻即古州蠻古州在今貴州黎平府西北與廣西柳州府接界州西有江曰古州江亦曰福內附詔置

懷遠軍今為懷遠縣續綱目是條提綱作黎峒王江蠻內附考黎峒蠻乃黎母山黎人宋史別有黎峒傳與王

心奏在大觀元年亦非崇寧四年事也續綱目誤以黎峒為異峒遂與王

江混而為一今依本紀書綱節殊王祖道傳作目而以黎峒事附注日後

乘時邀取富貴知桂州王祖道字若愚誘王江蠻楊晟免等使納土誇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

萬口又稱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害宜開建城邑置諸峒司主之詔從其請以王口砦為懷遠軍尋改平州

又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允州以安口隘置格州以中古州置尋增設提舉溪峒官後二年祖道復言黎人歸化

都督府詔從之賜軍額曰靜海黎母山在今廣東瓊州府定安縣西南山有五峯亦名五指山黎人錯處其間其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鎮州政和中廢故城在今瓊州府感恩縣考宋時雷瓊崖諸州俱屬廣南西路故祖道奏請建置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字達源京州晉江人子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關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

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鑼始于熙寧中以州茶市易軍儲運給與依鑼

亦始于熙寧中以米鹽錢鈔在京粳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鹽州北京及緣邊入粟米封格謂之依鑼後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之法盡括

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龍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

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官威城本耀牛城崇寧中改名今西甯府西甯縣北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為鄯州防禦使蔡

京使王厚招夏卓魯克舊作卓羅今改右廂監軍日本多舊作今改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

厚愈急厚遣弟詣保忠為夏人所獲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

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十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邊而朝廷用京計命西

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

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希卜薩羅桑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都

爾本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眾復焚大通河橋宋置大通城今

為衛屬西甯府河橋在今衛南以叛湟鄯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字子文成化人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字元功

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內服聽命蒙喻之曰君等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

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

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鄯州防禦使未幾夏人復入寇鄯延將劉延

置議禮局初太祖命鼎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寶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

宋徽宗皇帝

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未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昌領其事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報之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五月除黨人父兄弟之禁

六月趙挺之罷挺之于四年三月為尚書右僕射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右司諫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

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三萬重其資給蔡京欲兵權歸己故也

還上書流人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

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埤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壯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

鑄帝座大鏡又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之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沖顯

二十四氣鐘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于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實應先生破水流溢于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林攄還自遼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

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寵其父子名姓于童貫

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于

在德不在鼎今古不刊之論即禹鼎果傳于後亦不過一尋常古器耳秦皇使人沒水求之已為愚陋徽宗乃自行鑄造故立多名益荒誕不經矣至酌獻時寶鼎忽破或鍊冶不良所致若竟以為北方亂兆則不免傳會可笑試思妄作

之惡何所關係而鄭重視之乃爾耶

林德阿附蔡京奉使辱命受侮歸而乃不治其罪反與遷秩

遠及使責言失又禮不能詰其館空舍絕烟火之悖慢而遽出

據以謝之始之實制于權相繼之劉堅于強鄰

徽宗但拱手以聽其何以為國耶

人主統業為懷即當重與累治殷阜久安猶當

時存持盈戒滿之懼若泰心一萌則乘以急肆

鮮有不流為晏安耽毒者是以

中天極盛之時堂廉尚不忘文

微而衰世之臣乃昌為豐亨豫

乃昌為豐亨豫

乃昌為豐亨豫

乃昌為豐亨豫

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勳領應奉局及綱事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千百萬計於是使嚴別織幽隱不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錢行必徹屋快燭以出入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災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

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方拜中書侍郎即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

朝堂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寵方田之法

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宗室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蔡京有罪免京懷姦植黨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

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于土木營造幸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京覲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

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璫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

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遠舉說遠亦欲自以

三月罷求直言以星變已消也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宋徽宗皇帝

許夏人平。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紀元厯。劉昺所造也。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劉遂罷。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

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字達夫往來鄭妃人開封人。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

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讎。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字德初。衛州人。

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遂擅政。于是京黨御史余深。福州人。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論達專恣反覆。陵蔑同列。

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復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項城人。為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

上。真由是怨遠北珠。即東珠。出混同江。海東青。鷹名。俊健能擒天鵝。爪白者尤異。出黑龍江左右。用是貴顯。

洵武與妖人張懷素之黨。連婚。未幾。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洵武亦坐免。

三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及居中入

樞府。妃時已貴重。于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之不懌。蔡京為言。宥

府本兵。樞府出納密令。取宥密之義。故曰宥府。專掌兵柄。故曰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于是居中疑京援己不力。稍怨

以蔡攸。字居安。京長子。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初。元符中。攸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

大之說以感其君。甚矣其佞也。況徽宗時。歲幣困于遼兵。餉困于夏復經。累豐剝喪之餘。帑庾之所。儲有幾。且壤地日蹙。民怨日滋。又何豐豫之足云乎。人君顧畏天命。敬懼惟在平時。臨事修省。已為無及。況事天以實。不以文區區求言。果足以感休和而弭災沴乎。乃徽宗諷見則畧有戒心。變消則復萌。恣志救急之其矯誣天聽。其無當于居高之鑒審矣。

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時知台州李諤以徐中行

字德臣台人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在台州府黃巖縣一名俱依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

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夏五月。以蔡疑字文鏡開封人為給事中。疑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寧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

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

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閒隙而投異意。詆詆先烈。動搖國是。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于是擢為第一。以

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祕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秋九月。貶侍御史沈疇。字德卿湖州德清人監信州酒稅。御史蕭服字昭甫廬陵人于處州。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

京欲陷逵。婦兄章綬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眾。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

沈疇。御史蕭服往代。疇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圖富貴

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綬竟竄海島。

故直祕閣程頤卒。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

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

士。而劉絢字質夫常山人李籲字端伯洛陽人謝良佐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張繹字思叔南壽安人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呂大臨字與叔大防字大鈞字和叔

弟尹焞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學力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數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常博

莊周家罔之說
本屬寓言若小
白所見乃委蛇
非象罔亦但云
捧首而立不言
有兩首蔡京無
稽妄引欺蔽罔
無可辭然竟以
此為京罪亦所
謂問無處決而
已至鄭居中冒
附威晚以進始
比蔡京而旋怨
之其向背亦惟
利是視不可以
一事立異而導
其責也

士繇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規倣而信從之繇與劉絢有方焉仕終校書郎
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與絢俱以文行知
名所交皆天下士頤兄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頤興仕講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驛家
世甚微傭力于市後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還河南繇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繇與
尹焞也焞始學于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能守其師說而
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通六經尤
邃于禮每欲綴集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及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時舉熙寧進士調官不起
以師禮見頤于穎昌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頤卒復師事頤一日頤偶
輿坐時與焞酢待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宣和初蔡京薦于朝事詳後

冬閏十月以林摠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

霽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

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

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主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

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

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曰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

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為兵部尚書南丹州地屬廣西慶遠府今與宜州注見前及西南夷接

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置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今慶遠東蘭州界府不令納土發兵

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庾

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執諸夷建

齊限地瘠嘉戌者十二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于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租道表裏遂以代其任後莊及麗恭孫趙過程却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張莊應天人麗恭孫字德儒籍之孫封人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承州珍州唐置後沒于蠻宋復建地在今貴州遵義府桐梓縣承州宋置今遵義府綏陽縣是知涪州龐恭孫誘之也既而恭孫

平夷內附置泰播州及遵義軍尋又奏盧州夷納土置純州每開一城恭孫輒得褒遷進知成都府又誘降威茂夷置祺亨州恭孫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總治轉餉為蜀人病未幾皆廢

泰播州注俱見前遵義軍今為府屬貴州純州宣和中廢為五都城在今遵義府懷仁縣純州宣和中廢為九文城在今瀘州祺州本宋羈縻保州亨州本宋羈縻廉州地皆在今四川茂州保縣

黃河清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戎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

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祭京特上表賀京又

露祥雲靈芝瑞綬雙頭連理木牛生麒麟禽產鳳凰不可勝數輒拜表稱賀

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

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今

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悅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先是以八寶恩加貫節度使內臣建節始此及是貫捷至復有是命百官表賀帝以玉

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有二一為唐置本靜邊鎮一為宋置易鎮奉寧貫以奉寧節度易鎮洮州特功驕恣選置將吏皆

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祭京不悅

秋九月以林摠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深為中丞時摠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懷素謀反多

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宋徽宗皇帝

九鼎未已而八寶即因之且以璽數比劍秦政其取法已甘居下流而受命鎮國諸名目尤夸誕無據倭臣遂因此表賀若曰驕而臣曰詭難欲不亡得乎

皇后王氏崩諡靖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安化即撫水州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略安撫使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宋史蠻夷傳無

注見前一鎮三州蓋即三房也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

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王祖道張莊鑿空開邊指名州縣率多虛妄不久即廢今據宋史地理志納土計二

萬人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三年春三月張康國暴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浸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悞陰令康國阻其姦且

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

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廡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

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謫右正言陳禾字秀實監信州酒稅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骨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陳禾曰

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

說不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

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

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夏四月林億有罪免集英臚唱貢士億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邪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

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關為帝言頃使遠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

折檻牽裾紀載家共傳為美談夫檻不治猶可也衣無裾其何以服御且既知旌直則何不去姦況不旋踵而禾乃以狂妄貶

謫則此舉之矯飾無味更不待言

巨姦柄政羣小盈廷單黨孤朋其庸惡固無所不至然如薛昂之舉家避京私諱則不復知有人間羞恥事矣後時程松附韓促曹而獻妄名松壽與此事異情同殆所謂無獨必有對也

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杭州人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昂與余深林檎

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答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學官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

不樂。詔罷之。遠方

六月。蔡京有罪。免。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字介仲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

天信。字祐之者。以方攸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

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

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

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黃緣攀附。致位二府。

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

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字仲遠。饒州樂平人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

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着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

史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逐夢得。而遷注為侍

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檎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字仙民。序

之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禮書成。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昉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禋祀之器。為五禮

新儀。頒行天下。

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

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

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蔡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

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

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帝以彗出奎婁間。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

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

交謫。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

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于法。以嚴

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燭所震。中外憤疾。

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

余深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

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秋七月。罷方田。

張商英始以力排元祐諸臣。遂得進用。且黨章悖而媚蔡京。本非方正自持者。

九月丙寅朔日食

其後因稍自立
異漸為益黨所
不容而一時物
望亦遂翕然歸
之眾論波靡實
無足為定評也
及以慧隱雨降
為商英拜相之
應尤誣罔可笑
史冊流傳適見
其無識耳
商英初相太華
蔡京弊事未嘗
不足以稍蘇民
困乃凡有所為
先于公座誦言
不過欲假以沽
取名譽史稱其
意廣才疏猶未
窺其底裏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后本欽聖殿押班。祕帝位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

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卯政和元年。秋八月。張商英罷。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

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夾錫錢亦罷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

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

先于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

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字子西眉州丹棱人商英薦其才提舉京畿常平竄知惠州。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帝在潛邸天信言當

居天位及即位頗踈。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

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

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州蔡疑執送京師。陰告

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字景山迪弟及之子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

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

為國禍。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鞠。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

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館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詘

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唯又從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誠知台州欲置唯以必死械至執唯至庭大陳獄具將臨以死唯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械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唯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集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咸慙揖唯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心中怒罷械唯子生論京兄故得禍最酷心發罷其情慙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

道蘆溝即今蘆溝河在順天府西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

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

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

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臣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謹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

必盡驅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事不倖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

此始

壬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造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

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須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

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秋九月更定官名蔡京幸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以士

兵刑工縣分六案如六曹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宋初內侍省官有內容省使延福宮使等名修六尚局宋史